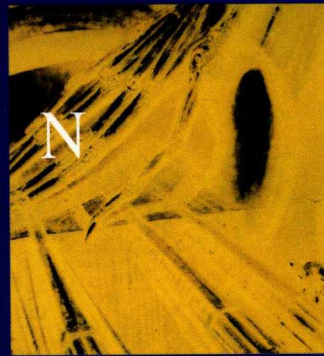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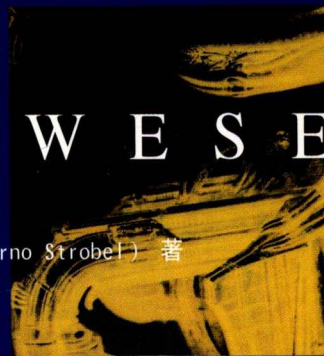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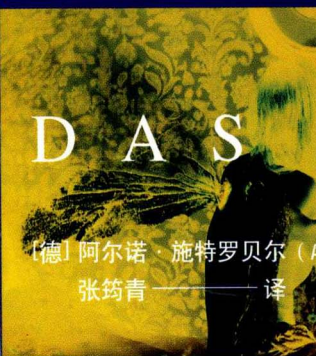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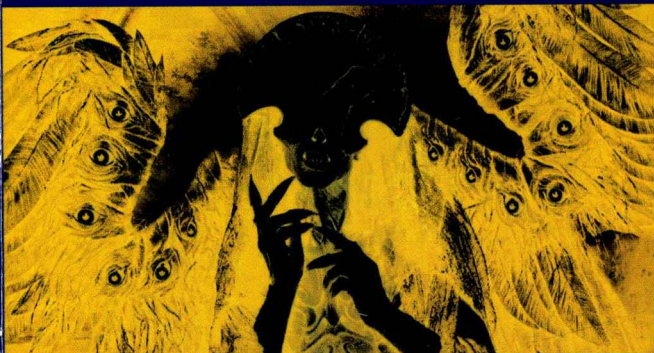
怪物

千万不要把情绪掺入案件中……



D A S W E S E N

【德】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Arno Strobel) 著
张筠青 译



怪物



DAS WESEN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Arno Strobel) 著

张筠青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DAS WESEN by Arno Strobel

Copyright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3) 第2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物 / (德) 施特罗贝尔著 ; 张筠青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29-09649-6

I. ①怪… II. ①施…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9563号

怪物

GUAIWU

[德] 阿尔诺·施特罗贝尔 著

张筠青 译

出 版 人 : 罗小卫

出版监制 : 王舜平

策划编辑 : 于 然

责任编辑 : 王春霞

责任印制 : 杨 宁

营销编辑 : 刘 菲

装帧设计 : 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 bjhztr@vip.163.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 9.25 字数 : 173千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 子

2007年4月7日

他往前迈出五六步，然后伫立不动。有数秒钟的时间，他一动不动地朝对面的黄色建筑物望去，但目光并未聚焦其上。阳光炙热，他感受到双颊上的暖意。他多次试图转身，但身体似乎不受大脑控制。他熟悉这样的感觉，深知使他裹足不前的原因，却无力抵抗。直到驱离心魔后，他才放松僵硬的肢体，调整视线。

四层楼的白色建筑，红色屋顶，与他在电影中所见的完全不同，至少建筑物的正面看起来不一样。没有大扇肮脏的铁门，是那种开门放行时马达缓缓拉动、嘎吱作响的铁门。门楣上有一道拱形绿色玻璃门檐，看上去像是家电卖场的入口，只是窗上的“监狱”二字看起来与之格格不入。

十三年一个月零十天。再看它最后一眼。都过去了。

过去几个月，他多次离开哈根监狱，慢慢重新适应没有铁窗的生活，然后在晚上七点前回看守所报到。

此时此刻，都过去了。

他转身离去。摆脱囚笼。

离开法院街，走向布洛维路。他将在那里登上公交车；车子将带着他驶往车站，接着他会搭乘两小时的火车前往亚琛。他先前已利用离狱自由外出的时间找到住所。十三年了，这个城市几乎没有变化。但他变了。

大口将空气吸入肺部。自由。然而，他并不快乐，也不愿快乐。

十三年了。

怒火再次升腾。

第一章

2009年7月22日

刑事警督长贝恩·门克霍夫的手机响起。此时，我们只差几米就能到达他位于亚琛市布兰德区的露天宅邸车库入口。在他费劲摸索裤兜中的手机时，我将奥迪 A6 停到路旁。十六年来我们一直是搭档，下班后大多由我送他回家，隔天再接他上班。

“你好。”门克霍夫简短地应声，聚精会神倾听着来电的同时，微微低垂着头。

我看了时钟一眼，希望别又是公事。我并未将奥迪的引擎熄火，冷气继续送着宜人的凉风。外头的空气闷热至极。

“对，是我。”坐在我身旁的门克霍夫闷闷不乐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他又听了对方的回答好一会儿，然后眯起双眼。

“什么？”

果然是公事。

“哦，为什么你会这么想？”门克霍夫的语气冰冷，“请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几秒钟过去，他放下了手机。

“挂断了。”

“匿名者？”

“对，男的。说了关于一名小女孩的事。人似乎已经失踪多日，住在热气球街。”

“不是治安特别好的地方。然后呢？”

“什么然后？没别的了。”

他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边下车边说：“马上回来。”

我看着他从车道走向家门口，开门并消失在门后。已经晚上七点多了，米兰妮此刻应该正在家中等我。我的眼前浮现出美妙的牛腿排。那是今晚我打算为我们两人准备的晚餐。那应该会是一顿浪漫的晚餐，佐以红酒和烛光，为我前一阵子经常晚归聊表歉意。自从我几个月前升任警督长后……

副驾驶座的车门被打开，门克霍夫又坐回车上。

“搞定，克莉丝太太会留下来照顾露易莎。”他用下巴示意前方，“走吧，开车。”

心里依依不舍地想着牛排，我叹了口气，切入一档。或许来电的是个疯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或许我们二十分钟后就会归来。停在特里尔街路口等待绿灯亮时，我看向门克霍夫，他正将手机扔进中控台的收纳格中。

“当然，没有显示号码。”他将额头上一撮掺着银白发丝的黑发拨开，“隐藏来电。”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一幢公寓前。它斑驳的外墙急需重新粉刷一番。

“一楼左转，那家伙是这样说的。”门克霍夫解释道。

我看着一楼成排的老旧木窗，跨出车外。

公寓大门没有上锁，楼梯间如同外墙一般陈旧。多数水泥楼梯的边缘已被踩裂，涂鸦的脏话遍布墙壁。为数不多的灯泡裸露在外，昏黄的光线照映在我们身上。一楼左方的房门有多处损毁，看似很久以前有人试图破门而入。褐色的门板上和肮脏的门铃旁都不见门牌。门克霍夫一脸嫌恶地按下门铃，门后立即传来一阵尖锐的响声。良久无人应门。我的搭档已经抬起手准备再次按铃，这时门后传出脚步和开锁声。

门只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男人的脸。我倒抽了一口气。

第二章

1994年1月28日

尤莉安娜与双亲同住在亚琛市施泰茵布吕克区的一条死巷中，住所紧邻着一个小游乐场。佩特拉·库尔布利准备午餐时，并未多想就让四岁的女儿到外头玩耍。巷子相当短，只有少数住户会行经这条路。况且，她也能从厨房的窗口盯着游乐场。她将洗碗机清空，再次往外看时，尤莉安娜已不知去向。十分钟后，她拨打丈夫的办公室电话。一小时后又联系了警方。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动员数百名机动警察搜寻整个区域，直到最坏的猜想成真：警队在亚琛森林的树丛中找到那名女孩。地点距离蒙绍街不远，离她家也只有几百米。尤莉安娜惨遭勒毙，被弃置在森林里。

大约半年前，我才刚被分派至亚琛第十一刑事警察局的第二刑侦小队。这起案件是我作为贝恩·门克霍夫高级警督的年轻搭档与他的

第一次合作。

到那时为止，我从未见过被害者的遗体。当我看到女孩儿脏污惨白的脸庞和双颊旁垂落着的脏兮兮的金色卷发时，我无法将视线从幼童柔软脖子上的勒痕移开。我心痛得几乎哭泣，同时气愤得想放声怒喊。

“振作点！”门克霍夫在我耳边低语。他看出我正极力压抑即将溃堤的情绪。

当我开着车穿过狭窄的小径驶出森林时，门克霍夫问我：“赛弗特先生，你说你今年几岁？二十四？”

“二十三。”我小声回道。

“不小了，足以牢牢记住某些事。听着：永远不要在谋杀案中掺入个人情绪。某个丧心病狂之徒杀了一个小女孩，这当然令人发指。但是，即使这么说相当无情，小孩已经死了。这只是一起案件，一个我们必须调查清楚的命案，懂吗？我们已经帮不了这个孩子，但我们应该负责确保这个人渣无法再作案。”

门克霍夫用手掌拍了一下前方的置物箱。“该死，如果掺入个人情绪，你就会失去客观立场，你就会错漏细节。你要学着保持头脑冷静。我希望你能做到，明白吗？”

我明白。但我在接下来的几日中却又再次体悟，理解与实践基本上是两码事。每次有某条线索被证明毫无价值后，强烈的挫败感便会袭来，因为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将恶徒绳之以法。其中还夹杂愤怒与恐惧——害怕当我们像无头苍蝇乱转时，可能又会有人被害。

永远不要在谋杀案中掺入个人情绪。

第三章

2009年7月22日

我一眼便看清他，但仍过了一阵子才真正清楚地意识到，站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约希·利希纳医生。他看上去更加苍老，脸颊比过去消瘦，连削短的金发发际线也有后退的趋势，但精明、炯炯有神的双眼仍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那双眼睛打量着我们，眼中不见任何讶异之色。我瞥了一眼便发现门克霍夫的心情与我相同。鲜少看见我的搭档如此刻般错愕呆滞。

“门克霍夫先生和赛弗特先生，真是令人不悦的惊喜啊。”

利希纳打招呼的语气，就好像在对我们说：“真高兴看到你们。”

“利希纳。”门克霍夫发出沙哑的声音，“见鬼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心理医生扬起一边的眉毛：“真是个奇怪的问题，警官大人。现在可是你站在我家的门口。”

我的搭档明显乱了阵脚，他似乎正在寻找恰当的词汇；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帮他一把。

“我们接到一通匿名来电，”我尽可能就事论事地说，“据称这座公寓里有一名小女孩失踪了。”

利希纳的神情在瞬间发生变化。

“哦，一名小女孩？所以你们就想：为防万一，我们先去熟人利希纳医生家看看情形。如果这次的调查又毫无头绪，我们可以再编派个罪名给他。以前这么做也成功过，再干一次肯定没问题，是这样吧？”

“利希纳先生，来电者确切说出了这个地址。”门克霍夫插话道，显然已平复了情绪，“我们必须先照对方的说法进行确认。你家有小孩吗？”

“警官大人，哪个小孩会住在这里？这里只有我，没有其他人。除非……”他伸出食指往肩膀后方比画，“除非你觉得有人会委屈小孩子住在这种猪圈里，嗯？”

“利希纳先生，”我开口说，“我们只是想确认报案内容，至于你的居住状况——”

“很不幸，我现在负担不起其他住所。”他接过我的话，“杀害幼童的前科犯要找到心理医师的工作不是太容易，你能体会吗？”

“这我很——”

门克霍夫才刚开口，就被利希纳打断：“我听说，她离开了你？”

两人互瞪了好几秒：利希纳看上去一脸轻松自在；门克霍夫则一副想扑上前掐住他脖子的模样。我知道，利希纳刚在一道久未愈合的伤口上撒了盐。

“利希纳，这不关你的事。”门克霍夫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进你的公寓看一眼。看你是要现在就让我们进去，还是等我们半小时后拿着搜查令来？”

约希·利希纳向一旁站开，比了个进屋的手势。“不用，请进吧。但是警官先生，我会盯着你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你将我屋里贵重的东西藏起来，我立刻就会发现。”

门克霍夫不理会对方的话，直接掠过他身边进入屋内。当我从利希纳身边经过时，他轻声说：“赛弗特先生，我希望你这次不会容许那种事情发生。”

“别说蠢话。”我边说边跟上搭档的步伐。

这间公寓果真就像猪圈，我纳闷，受过高等教育之人怎会屈居此地。转念一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时会做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我们进入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面积或许比想象中更小。房里散发出如同老地下室般潮湿、发霉的气味。进门左手边的一整面墙壁，被一个看似摇摇欲倒、腐烂破败的木书架所占据，架上堆着大量蒙尘的杂物。正对书架的另一面墙壁前，一台布满刮痕的电视机被放在装水果的木箱上。前方摆着两张残破的扶手椅，肯定是从回收场拿来的。桌子是一个盖着油腻木板的塑料啤酒箱，上面有个打开的纸盒，里面放着吃剩的比萨。点缀着花朵图样的壁纸与褐色的地毯同样斑驳破旧，几处壁纸甚至大幅破损掉落。

“见鬼。”门克霍夫说道。他的视线在房间中游移。

“早知道会有访客大驾光临，我就请清洁工来打扫一番。”

“你在监狱中的牢房肯定干净多了。”

“可能是吧，门克霍夫先生。但是那里的气味让人不适。闻起来就像……贪腐滥权。”

门克霍夫再一次忽视他话中的意有所指，对我说道：“走，去看看其他房间，这样才能尽快离开这里。”

厨房——如果那里可以被称之为厨房的话——跟客厅一样杂乱，肮脏的程度几乎可与狭小的浴室相比。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最后一扇门后的房间，小房间干净且空无一物，鹅黄色的墙壁明显是新粉刷的。

门克霍夫转身看着利希纳。“这是什么房间？”

“警长，是一间刚粉刷过的房间。”

“我知道……利希纳先生，是你做的吗？”

“如果我说是，你会逮捕我吗？”

两人再次怒目相向，眼中的憎恨好似在双方的视线间搭起了一座桥，脑中全副武装的思绪随时准备穿越桥梁攻陷对方的城池。

“艾利克斯，撤吧。”门克霍夫将视线从利希纳的脸上转移。当我们终于站在楼梯间时，他再一次回头说：“利希纳先生，请随时听候警方问讯，以防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警官大人，你浪费太多时间在电视机前看三流犯罪片了。”利希纳答道，然后留下我们站在破败的楼梯间。

门克霍夫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明显要我最好闭上嘴。走出公寓大门后，他突然停下脚步，拿出手机。

“稍等一下。”

第四章

1994年2月14日

“赛弗特先生！”

门克霍夫高级警督从我们共用的办公室中呼唤我时，我正站在走廊上的复印机前。

“我在这里！”我迅速应声并且立刻移动步伐。刑事警察局的办公室位于整栋建筑的三楼，一间间并排于砖砌长廊的两端，各办公室的绿色门扉少有紧闭的时候。

门克霍夫已经站在他的办公桌旁，将一张纸条塞入裤兜中。

“快点，我们必须马上出发。附近邻居提供了一条线索，可能对侦查有帮助。据说有个家伙经常给那名小女孩糖果之类的东西。”

经过门边的衣柜时，我拿出厚夹克，精神振奋地跟在门克霍夫身后。

发现尤莉安娜的尸体已两个多星期，截至目前，搜查工作并无太多进展。正确地说，我们还在黑暗中盲目摸索，偏偏这还是我侦

办的第一起谋杀案。在跟着门克霍夫穿越停车场走向公务车时，满怀期待的兴奋感在我体内奔腾，同时也担心又会因某个好事者的幻想而瞎忙。

“门克霍夫先生，来电者确切是怎么说的？”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个女人打来的，好像叫玛莉丝。她住在附近，在游乐场的另一端。”

“邻居？她之前没有被查问过？”

“不，当然有，同事们已经问遍整个社区。”

“而她现在才突然想起，曾经——”

“我也不知道，等着看吧。”

走到欧米茄车边，我坐上驾驶座。身为后辈，理所当然由我当司机。门克霍夫扣上安全带。

“她说她观察过几次，有个男人在游乐场上给过小女孩巧克力。”

“那她认识那个男人吗？”我问道，“不认识吧？如果认识的话，也太——”

“不，她认识，而且据说就住在附近。”

虽然我的视线注视着前方，但从眼角的余光可以看到我的搭档正注视着我。

“赛弗特，你想到什么了吗？”

我知道他指的是某个统计数据：将近半数的谋杀儿童案凶手是亲人；另外百分之三十五是周遭熟人所为。

贝恩·门克霍夫默默点头，而我闯了一个红灯。

不久后，我将车子停在一栋住宅前，双手因为过度兴奋而不停颤

抖。我希望门克霍夫没有察觉。

他站在车边，拿出刚才在办公室匆匆塞入口袋的纸条念道：“贝特斯。她叫玛莉丝·贝特斯。”

门克霍夫刚踩上五阶楼梯的第一阶，老太太已经打开门。玛莉丝·贝特斯身材纤细矮小，一头精心梳理的短发颜色介于紫色和蓝色之间。

“两位先生应该是警局的人吧。”她细声说道，“快请进来。”

狭长的走廊又湿又闷。玛莉丝·贝特斯领着我们来到她精心布置的起居室。在我祖父母位于理希特利区的小房子中，也有一间类似的房间，只有在访客到来时才能进入。那间客厅整理得异常仔细，在橡木橱柜的玻璃门后，摆放着祖母珍藏的最高级餐具。

我们在深色的木餐桌前坐下，贝特斯太太仍然微笑站着。“我能为警察先生们倒两杯酒吗？是红莓酒，自己做的。”

门克霍夫摆了摆手。“不用，谢谢。我们正在值勤。贝特斯太太，你曾经目睹一个男人给了小尤莉安娜糖果，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男人的事情吗？你之前说你认识他？”